

我们的节日·端午



端午适合仰望

□刘术香

草木松开芬芳，
交给原野，交给蓝墨水的故乡。
端午适合仰望，适合聚拢云朵，
酿造雨声和惊心动魄。

人间烟火依旧缭绕，
绕着锋芒，绕着稻穗，
延续旧念。
五月备好甜粽和青艾，
风吹空茫，风吹月光。

没有什么多余的，
月光如水，藏不住影子，
天空越空，飞翔越兴奋，
水在天上，水在水里，
每一刻都可听到倾诉，
说出别离和思念，
说出沧桑，拒绝沧桑。

汨罗江自我弯曲，
往来脚步归于宁静，
远山的爱，远天的爱，
颜色相同，味道一致，
折叠和揉搓，都是怀念。

似有凉风吹过，
更具体的不是感觉本身，
是一腔深情画进画里，
余韵袅袅，先生的背影愈觉清晰。

怀念楚

□扶风

怀念楚，惟楚有材的楚
楚虽三户的楚
为一块石头是不是玉而死不回头的楚
巴山夜雨一涨
女神在巫山找不到云的楚
一片沼泽地的楚
青铜的楚与细腰的楚
以长江两岸鱼米为食的楚
修长篆字的楚
香草美人的楚
沉没在水里的楚
四面楚歌的楚
编钟的乐谱还在春秋的楚
没来得及离开骚的楚

食在端午

□桑明庆

端午节的美食首推粽子。
据资料记载，最初人们用菰叶（茭白叶）包裹米成牛角状，称“角黍”；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，称“筒粽”。晋代，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。这时，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，还添加一些中药，于是粽子有了保健功能。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杂粽，米中掺杂板栗、红枣、赤豆等，品种增多。到了唐代，粽子的形状出现了锥形、菱形。宋朝时，出现了用蜜钱作馅的粽子。元明时期，包粽子的菰叶变为箬叶，馅料品种更加丰富，出现了豆沙、猪肉、松子仁等。一直到今天，粽子成了端午节的主打食品。千百年来，吃粽子的风俗就这样盛行不衰，而且流传广泛。

我们豫北地区有端午节吃菜角的习惯。端午前，农人把麦子收割进粮仓，新磨的白面装满了

面缸，油菜籽也已收获到家，油坊开张了。这个时候，农人就想用已经到手的丰收果实来犒劳一下自己，欢庆夏季的大丰收，于是有了端午节吃菜角的风俗。俗话说：“端午吃菜角，胜过大年吃水饺。”菜角一般在中午炸，随炸随吃。因为它面、菜兼备，不用再炒了，要是再熬上一锅小米稀饭，边吃边喝，那就是一顿很享受的午餐了。

炸菜角是讲究技术的，关键环节是烫面。面烫得好，擀出来的皮既薄又均匀，炸起来表面起泡发脆，颜色发黄。烫面时，将适量的面放入盆里，把水壶里的开水慢慢地倒入面粉中。这时，壶中流出的开水像一挂飞流直下的瀑布，倒入面粉中发出“噗噗”的声响，有时面粉还会在水的冲击下荡起白色的“烟雾”。这个时候，要边加水边快速搅拌，搅成絮状，凉至不烫手后和成面团，烫面即可完成。调馅

又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，鸡蛋打散，炒熟；粉条提前泡水，煮熟，并切成小段；韭菜洗净切段；豆腐切碎。将上述处理好的食材混合，加入虾皮、蚝油、盐、十三香、香油进行搅拌。这时你会看到，金黄的鸡蛋、翡翠色的韭菜、玉一般的豆腐、晶莹剔透的粉条组成了一幅散发着芳香的图画。此时，这幅“图画”在搅拌的作用下奔跑起来，一会儿鸡蛋在前，一会儿韭菜在前，一会儿豆腐又成了冠军，真是人人你追我赶，个个奋勇争先。接下来，擀面皮，包馅，一个个像银杏叶一样的菜角就捏好了，排列整齐，准备成为更华丽的样子。待到油温六七成热，将菜角下锅，炸至金黄色捞出。菜角经过高温的历练浴火重生了。

端午节的美食，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，内涵更加丰富，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端午节

□王曙光

端午节在粽香里飘来。小时候过端午节，家里是不吃粽子的，母亲那天会亲自给我们炸韭菜鸡蛋馅的菜角。现在，生活条件好了，每年端午节我都会去超市买一大兜各种馅料的粽子，可母亲炸的菜角却永远吃不到了。每当端午节，我都会想念故去的母亲，想念母亲做的菜角。

端午节又称“艾节”，还没到端午节，集市上卖艾草的人们便争相叫卖起来。我家房前的一片空地上种了艾草——九尖艾草，是一种优良品种。前些年，汤阴的一位朋友送给我两棵九尖艾草，如今已变成了郁郁葱葱的一大片。每逢端午节，除了自家用，其他的会分给邻居。端午挂艾草的习俗是为了辟邪祈福，挂艾草一般宜早不宜迟。艾草要倒挂，挂在门两侧或门楣，用红绳捆着。艾草挂久了，叶枯枝干，把艾草剪成小段，用水煮沸晾干，可用于洗澡、洗脚。用艾草泡的水有通络活血、祛湿消炎的功效。端午节采摘的艾草药效最好。新鲜的艾叶可以食用，做菜团、蒸馍，但不宜吃太多，因为艾叶是药，有一定的毒性。

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，吃粽子、挂艾草、划龙舟等都是它的习俗。如今的端午节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，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屈原用宝贵的生命、不屈的民族气节谱写了一首独一无二的爱国主义乐章。那是生命的绝唱，那是无声的呐喊。

生命的价值不用长度计量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端午节，让我们铭记屈原。

端午菜角香

□赵秀琴

端午节这一天，大江南北流行吃粽子、划龙舟，以此纪念春秋战国时期抱石投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。

这一天，安阳人亦吃粽子，但更多的是吃菜角和糖糕。我查阅了不少资料，并没有寻到端午节吃菜角和糖糕来历的蛛丝马迹。安阳多种小麦，鲜有稻米种植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后，金灿灿的小麦进仓，金灿灿的油菜籽收获，油坊里金灿灿的菜油飘香。人们炸菜角、炸糖糕庆祝，像大年三十吃饺子一样热闹，祖祖辈辈延续习俗，成了传统庆典日。

小时候，每逢端午节，心灵手巧的东院三婶便会连日熬夜给孩子们赶做黄布鞋，绣上或蜈蚣或长蛇或蟾蜍或蝎子或壁虎的花样。我害怕那些张牙舞爪的小怪物，总是远远躲着。三婶笑着说：“别怕，这些小怪物是五毒。五月到，五毒醒，黄鞋能辟邪，人见不生病。”左邻右舍的小女孩会跑到我家来摘火红的石榴花，说戴在头上能驱邪消灾。年迈的奶奶不许她们动手，而是一朵一朵在花棚密处挑选，一朵一朵戴在小女孩的鬓角。下地干活的父亲回来，将一把叶子碧绿的艾草斜插在街门外的缝隙里。长势正盛的艾草青翠欲滴，断裂处有汁液溢出，散发出奇特的药草芳香。父亲说艾草可驱除蚊虫，奶奶说艾草能驱邪辟邪，我深深嗅闻，感觉艾草有清神醒脑之奇效。

村里小学老师路过，说端午插艾有着美丽的传说。一说黄巢领兵造反时，指点老弱妇孺在门口插艾草，从而躲过了战争屠杀；也传说天上神仙太白金星下凡，劝告人们在门口插艾草，从而避过了瘟疫灾难。孰真孰假，流传成俗。家家门前插艾草，这是民俗文化赋予传统庆典的独有风景。

村里人忙着割韭菜、炒鸡蛋、煮粉条，赶着烫面、拌馅、炸菜角。孩子们兴奋的嬉闹声，女人呼儿唤女的喊叫声，混合着新麦新油的清香、炸菜角和炸糖糕的浓香，在缕缕炊烟里飘荡着。

那些年的端午节，父亲是最忙的人。他担任生产队长，还有做饭的好手艺。三里五村的人家娶妻嫁女，宴席上的热菜冷盘都是父亲一把菜刀的功夫。所以，我家的菜角、糖糕都是父亲变戏法的杰作。他帮着隔院二大娘家炸菜角，又帮着西邻三爷家炸糖糕，刚刚回到家里，路北边的“洋婆婆”拄着拐棍来了，叫父亲去给她帮忙。她是开明绅士的姨太太，原来在城里生活。男人死后，她被送回了村里老宅。她虽走路颤颤巍巍，但银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，黑色布鞋刷洗得干干净净。她平时说普通话，所以村里人叫她“洋婆婆”。父亲说：“你不用费事了，拿几个菜角回去吃吧。”她急了，说今天是端午节，要纪念一个叫屈原的爱国诗人。她说她读过书，特别喜欢屈原的词。说着说着，她开始一字一句背诵，眼泪汪汪，声音哽咽：“滔滔孟夏兮，草木莽莽……”多年以后，我知道了她背诵的是屈原的《九章·怀沙》。

后来我进了城，羡慕人家端午节包粽子，便去粮油店买了糯米，跑了很远的路买了苇叶，用清水泡了糯米，用开水烫了苇叶，包的粽子样式不太好看，但飘着清香味的粽子很好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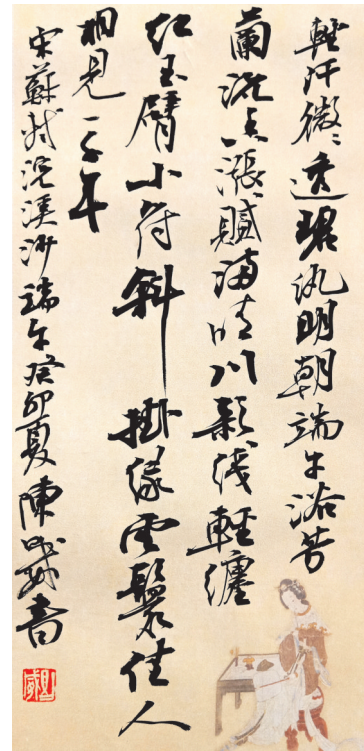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的端午节，天南地北食物大流通，大超市、小卖部里的粽子琳琅满目，不仅有芳香猪肉粽、蜜枣赤豆粽、新疆枣泥粽，还有稻香私房粽、梅干菜五花肉粽、鲍鱼海鲜肉粽，也有咸蛋黄板栗粽、蛋黄黑猪肉粽、豆沙蜜枣粽等，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。但我还是喜欢吃菜角和糖糕。

端午节这天，我家门口的油条店三四时就油锅露天摆开，把面烫得软软的，把馅拌得香香的，临时请来的女工围坐一圈，把菜角捏得鼓鼓的，把糖糕包得圆圆的。顾客随到随买，快速方便。但我喜欢自己动手，素馅不咸不淡，烫面不软不硬，糖糕糯圆，菜角弯弯，油锅炸过，黄中泛红，红色鲜亮。清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我心里很舒服。因为我在劳动的过程中享受着端午节传统文化的熏陶。

端午节，不管是吃粽子还是吃菜角、吃糖糕，吃的是一种文化记忆、一种传统理念、一种精神追求、一种文明传承。



玉粽飘香 □李卫敏 作



□陈则威 书

母亲的端午节

□朝君

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。记得小时候过端午节，母亲总是包饺子，因为我们老家不产稻米，更不产江米，对吃粽子没有概念。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开始有人卖粽子了。不过，粽子是小米做的，里面有枣，放在一个大木板上，像卖切糕一样，要多少切多少，然后用一节高粱秆把切好的粽子插起来，递给买粽子的孩子们。但更多的家庭是买不起的，见孩子们馋，大人也在家像熬小米干饭一样放上红枣熬一锅。不过，孩子们还是觉得人家做的好吃。

端午节是在麦收前后，生产队还分到小麦的时候，新麦下不来，白面就有些金贵，所以大家都提前准备过端午节吃饺子的白面。端午节是一个重要节日，每家每户都要过，特别是孩子们，几天前就盼上了。大人也盼，仿佛每一个节日都是生活中的一个念想，有了这个念想，日子就有了盼头。

等明白端午节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我已经上中学了。那时，我从中学课本里学到了端午节的来历，明白了端午节与屈原的故事，也学了《离骚》和《天问》。但是，中学的食堂这一天不提供粽子，而是提供大包子。学校里每逢节日都提供大包子、羊肉馅的，咬一口顺嘴流油。也有嫌贵不吃的，就买个白馍，三口并作两口吃进肚里，也算过端午节了。参加工作以后，我每逢端午节都吃粽子，粽子是江米做的，里面的配料五花八门。我掂着买好的粽子回老家时，邻居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他们仍然吃着饺子，母亲也依然包着饺子。他们把粽子当成点心一样吃着，也有当作礼品来回走亲戚的。母亲总是给我盛上满满一碗饺子，仿佛不吃饺子就像回老家没有吃饭一样，粽子不能成为主食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每年端午节我都回老家看她。我掂着粽子和艾草，母亲早早地把饺子包好。她不明白艾草的用途，埋怨花钱买把草干什么。我说：“辟邪。”母亲说：“都是迷信。”

携三五枝艾草 误入藕花深处

□张馨一

这座城得天独厚，从汉字公园步行10分钟左右便是洹河南岸。洹河是这座神秘城市的灵魂，神秘是因为古代经典大多言简意赅、半隐半藏，而这座城市具备了这种传统的气质。

往东穿过河岸是一个艾草园，一片野生的艾草长势旺盛。我没有这样去形容一种植物，枝茎一色、幽绿望兴。这种接纳的样子，像在看一场电影，不论它的时空结构怎么变幻，主题依旧统一。看着眼前这么一大片艾草，我感叹无形造物物的力量，把地球上的一切控制得滴水不漏。

大部分艾草疯长，这种“疯”是精妙的智慧，不能生吞也不能硬顶，而是慢慢溶解、稀释，被接受与吸收的自然之态，似大隐隐于市的高人。边缘的艾草则显瘦意相，似心血双亏。我在想，艾草味苦、性温，有理气血、温经脉、驱寒湿的功效，哪来的心力交瘁？细细打量，原来是因为有人在这一片采摘过，走路过去，碰撞拉扯的状态。

蹲久了，突然站起来，头有些

发晕。眩晕之间，天地似相接，恍惚间，它们与身旁的自然作物竟形成了如梁朝散骑侍郎、给事中周兴嗣编辑的《千字文》中的景象。古人观察天道运行之规律，并修练自身，结合天地运化的草木，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。比如端午，人们会选择三五枝艾草或菖蒲倒挂门口，单数为阳，以求长安夏安康、万事顺意。

通过艾草的香气，身体气脉自然转变。在这么一大片艾草中，我竟打了好几个喷嚏，心念难以言喻，不是心醉神迷，而是心静神清。友汗流不止，我说天灸排毒，她说赞同赞同，并低头继续寻找出路。

顺路找路，许多小径掩藏在草丛间，弯弯曲曲，因走的人少，遂被藤蔓迅速掩盖。看起来没有路，却都有人行走过的痕迹。小径依照自然的生态高低左右发展，遇到溪流就有横倒的树可以跨越，有的树明明已经死了，却依然屹立不倒，也没有人管它。

从下往上看这棵棵树，我想到北宋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巨幅立轴，看得到一个文明面对自然的

庄严敬重。这样的自然状态，让我们肃然起敬。朦胧中，我看到一位尊者从画中走出来，斗篷蓑笠，垂衣拱手，并以超然的目光视向外空。不一会儿，天上之水真的落在脸上，打湿了这一片艾草。

洹河对岸的莲湖公园里有一池莲，去年我写她们宁静、孤独而热烈地在那个悲悯的夏天醒来，今年夏至，一池莲竟然睡着了，混不吝的模样。本来还想着喝杯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荷花茶，“在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合而晓放，芸用小纱囊裹茶叶少许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”，可惜可惜。

今年夏至和端午罕见相连，不论哪个节气和节日，都是太行山上明月的光、洹河水边人间的场，总有一番道理。像《溪山行旅图》里攀爬迂回在大山里许许多多不容易被发现的路，都有人在走，都有生命在活跃，生生灭灭。有人说，珍视每一次相逢，所遇的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。

我们很久才从这个艾草园中走出来，执念中一直以为携带三五枝艾草，误入了藕花深处，不能自拔。